

一支笔小说精粹

爱的履历

(一)

赵希方 编著

凉风指过发丝，

似温柔的双手给了我

无尽的抚慰……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爱的履历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序

凉风拂过发丝，似温柔的双手给了我无尽的抚慰。喜欢夏日午后静坐，身边有人陪伴，无需任何言语，一杯浓茶，一本翻得发黄的浪漫爱情故事，舒缓的音乐伴着凉风慢慢渗入体内。那是爱人给的永恒的感觉。此刻，是幸福的，即使看不到，用心去体会，一切都在，一切都变，一切都美，因为有你！



目 录

目

录

寂寞的“左拉”	(1)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集体淡漠	(5)
拣好的说	(8)
乾隆与马戛尔尼	(11)
犁铧,耕耘着宫阙	(18)
群众汪洋	(21)
住在文缘村里	(28)
羞女山	(32)
一只金苹果	(38)
说书人的故事	(40)
无法抚慰的岁月	(44)
痛苦的飘落	(48)
静 物	(53)
女兵墓	(56)
黑土地	(61)
炎夏时节对冬天的怀念	(64)
今日贺兰山	(67)
天 籁	(72)
小 屋	(76)

汨罗江之祭	(81)
爱的履历	(86)
王仁先	(91)
自己的夜晚	(96)
恋爱的水罐	(103)
卖花姑娘	(109)
夜 晚	(112)
乡村肖像	(121)
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	(126)
活到老,还要活得好	(134)
弗农凝思	(141)
在黄河畔	(150)
花的往事	(153)
地上有草	(158)
衙 门	(164)
造访马克·吐温	(172)
青石小街	(176)
土与籽	(179)
阿央白	(183)
再读圣贤	(186)
剑川男人	(192)
向儿童学习	(198)
太行二题	(203)
小 河	(208)
一间自己的屋子	(211)
寒风吹彻	(216)





目 录

晚唐遗梦	(223)
触 摸	(227)
箫	(230)
初 恋	(235)
绝版的周庄	(240)
黄帝不死	(243)
梨花作盏饮清风	(249)
歌乐山悲歌	(254)
上帝的隐语	(259)
回 家	(267)
初雪圆明园	(269)
闪 电	(274)
用痛感想象	(276)
小街之美	(281)
拉斯韦加斯印象	(284)
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	(290)
落 叶	(298)
达 坂 城	(300)
奏 鸣	(303)
撕裂长风	(308)
高高的白杨树	(313)
星星的思绪	(316)
时髦青年吕布	(320)
季节的意象	(324)
在商厦门前等车	(327)
流 年	(331)

李白之悟	(335)
倾听原野	(343)
林·路·人	(346)
错 位	(349)
大雪下的被	(354)
苹果是一颗心	(359)
树的记忆	(362)
幸 福	(367)
谁还梦想	(370)
临水照花	(376)
放 筏	(379)
秋 水	(384)
青 衣	(387)
清曲南音	(392)
最早的雪	(396)
古感情缘	(400)

一
支
筆
小
說
精
粹





寂寞的“左拉”

在五一长假里,我心事重重,总觉得早该为中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写下一点文字了。

初夏时节,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中国人或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或在旅途中享受良辰美景。没有人会想到4年前的这个时候,河南郑州某乡村一个弱小而无辜的生命被法律宣判了死刑(后被处决),没有人会想到3年前的这个时候,北京10位白发皤皤的知识分子拍案而起,对此进行了控诉和声援。

也许不是人们想不到,而是这个事件从来就没有进入人们的记忆。然而我却把这个事件称做中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我们应该不会忘记,1894年法军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一年之后,法国情报人员通过一名德国间谍证明德雷福斯根本无罪。然而,法国军方却用尽各种手段,掩盖真相,伪造证据,拒不纠错。这时,法国著名作家左拉“从书本上抬起眼睛”,不顾势单力薄,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无情揭露事件真相。并于1898年2月发表了震动一时、举世闻名的《我控诉》,控诉法国军方和整个司法制度。虽然7月左拉以“诽谤罪”被判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金而流亡英国,但他和军方的斗争却

一直没有停止。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昭雪。这就是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翻开1999年第3期《同舟共进》、3月号《今日名流》和5月号《劳动人事社会专刊》杂志，一篇题为《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的文章赫然入目。方成、李普、杜导正、邵燕祥、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戴煌等北京10位知识分子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向全国富有良知的同胞昭告：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依法治国’、‘司法公正’、‘欢迎舆论监督’的大好时代，在新闻单位力促公正审理连发三次专供高层领导参阅的材料、最高法院也予以干预之后，青年农民曹海鑫还是被郑州市法院蓄意枪杀了！”

1995年4月，郑州市金水区祭城乡西韩砦村经过民主选举，推举曹海鑫为村民小组组长。前任组长曹新豹于是心怀嫉恨。图谋报复。当年9月28日晚，在一系列公开的挑衅之后，其弟曹新春率众闯入曹海鑫家，执铁锹、木棍等追打曹海鑫。曹海鑫无处可逃，遂操起放置于室内的猎枪，意欲吓走对方，双方在争夺猎枪过程中，猎枪走火，击中曹新春腹部，送往医院后因失血过多死亡。1997年5月16日郑州中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曹海鑫死刑，1998年9月25日，在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批示对此案要“慎重处理”的情况下，在最高院要求将该案上报由该院定夺且案卷已调至最高法院的情况下，郑州中院以半秘密的方式对曹海鑫执行了处决。

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在这两个事件中，无辜受害的一方都是地位卑微、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施害的一方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国家机器；而拍案而起的一方都是和受





害的小人物没有任何关系、无职无权却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更让人唏嘘感叹的是，两国的“左拉”竟然都是年近花甲，甚至年近古稀的老者。

然而，历史又是多么惊人的不相似。在法国那里，虽然反应迟钝，左拉的呼吁最终还是得到了政界、新闻界、舆论界、知识界的大力支持，并最终掀起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浪潮。而在中国这里，10位知识分子的高声呼吁，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飘进了一潭死水，一丝涟漪也没有激起；在法国那里，军方虽然顽固、无赖，但毕竟没有杀人灭口。而在中国这里，司法机关竟然违反司法程序半秘密地处决“犯人”，连面对“慎重处理”的勇气都没有；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最终得到了昭雪。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的冤魂还在哭泣；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事件”毕竟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第三共和时期，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事件”却几乎发生在21世纪的门槛上。

一时间，让人无法说清这到底是中国“左拉”的尴尬，还是中国知识界的尴尬，到底是中国“德雷福斯”的悲哀，还是中国司法界的悲哀。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另一段历史来。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黎九莲因为同情刘少奇、反对林彪而入狱。1977年被枪杀时，其下颚和舌头被竹签穿在一块。双乳被割，尸体被奸。临刑前，她在一片手纸上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然而，不公、专制、独裁最喜欢的就是沉默，最喜欢的就是鸦雀无声。藉着这沉默，它会把灾难一个一个降临到每一

沉默者的头上。“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沉默啊,沉默,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1957年刘少奇在民主人士手拿《宪法》讨要公道时沉默不语,等到自己举着《宪法》讨要公道时,再也没有人为他说话;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时,中央那么多大员几乎没有一个为他说话。后来,当这些大员一个一个也受到错误批斗的时候,再也没有人为他们说话。谁面对灾难沉默,灾难就早晚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道理。

正如1898年左拉在法庭上所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历史正如左拉所言,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在感谢左拉。1994年法国隆重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998年隆重纪念《我控诉》发表100周年。毕竟,左拉的控诉真正检验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真正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

但是,有一天,会有人来感谢中国的“左拉”吗?不知寂寞的“左拉”还要等待多久。

一支
筆
小
說
精
粹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集体淡漠

2001年8月15日,代号“红色”病毒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中心的服务器,校园网无法与公用网连接,学生们只好在校内局域网上闲逛。教务处的代码就是“JWC”,那份没有设密码的2001年度招生的“机动指标讨论材料”被学生轻易获得,随即贴在交大饮水思源BBS站的快讯板上,20分钟后被版主删除。但它已成为当天十大热门帖子之一,随后像野火一样在网上蔓延。“材料”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每个陌生考生背后的委托人与委托机构,其中点名涉及68人、机构10个。委托人中既有市里政要,又有教育部官员和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既有两院院士,还有企业老总等关联人物。考生与委托人的关系多为亲属,如子女、侄、甥。

此次被网民和传统媒体称为“黑幕”或“灰幕”的高考招生事件,在海内外教育界引发的震荡让人始料未及。一片沸沸扬扬中,交大终于表态了。首先承认了名单的真实性,但仅称为“工作记录”;接着坦承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错误”,继而表示今后要管理和使用好网络,至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披露”原则,则“有待解决”。

毫无疑问,这份大学招生中的“机动指标”是一种标准的潜规则安排。把招生名额这种稀缺资源单独切出来一块,用另外一套不公开的规则来分配,或许早已成为高校招生“暗

箱操作”中的一种常规。一名网友发问,今年交大出现了“黑幕”,那么其他大学就很纯洁吗?在计算机、网络招生还没有启用的时候,延续了20多年的高招又是怎样陷入由“人情网络”和“权力”编织的沉沉铁幕中的?

近年来被打击的高考舞弊事件层出不穷,前有广东电台、后有广西陆川的集体性作弊。但交大事件的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学校居然能够这么坦然地把照顾对象们列成一张表,分门别类,还上报校领导,把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于高考招生规则所不允许的现象制度化了。即使这所学校录取的学生的分数都达到了分数线,这种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造成了事实上对其他无权无势的考生的不公平,伤害的不只是一部分考生及家长,还有交大和整个高校的声誉、高考制度的权威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

交大事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中,令人最担心的,不是有人递“条子”,也不是有人接“条子”,而是这些条子被堂而皇之地记录下来供内部讨论。也就是说,在其内部,彼此已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属于小圈子内的人都知道这公开的秘密了。甚至在面对媒体时,校方的说辞是,这种事情很正常,各所高校都这么做,没什么新闻价值;得了便宜的考生说,这事儿太普遍了,我不找关系我就有可能被别人挤掉。有记者在事发后探访交大校区,和其师生攀谈中发现师生们对此类事件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而且交际用语也颇有外交辞令之感。

一种冰冷的理念在蔓延,它让人们面对腐败鲜有震惊和愤怒,而代之以漠然和艳羡。可怕的还不是几个该上大学的孩子失去了机会、而没有资格的却混进了大学。而是为什么





面对素来被目为神圣的象牙塔中发生的显而易见的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却保持着长久令人不可思议的缄默?

吏治腐败曾被人们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腐败之一。仔细想来,从短期看,官员腐败破坏能量是巨大的,它破坏的是地方人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党的信任;但从长远看,教育腐败是更加深远的。

在此次披露的上海交大“机动指标”名单中,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说情的人中不乏教育界的精英,他们中不少曾拥有与学术荣誉一样光彩的道德声名。而且教育界的人最多。素以指斥腐败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参与,使人们的叹息更为沉痛。

有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在下降。当我们对新一代人发出责难时,也许更该反省当前教育者的“示范”作用。

愛
的
履
歷

拣好的说

翻开 2001 年 11 月 7 日《参考消息》第 8 版,一个振奋人心的套红标题闯入眼帘:《专家认为:中国十年内可能成为第二大贸易国》。

真的吗?我迫不及待地往下看。是啊!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快点强大呢!可等看完全篇文章,那颗激跳的心骤然跌落下来,事情并不像标题渲染的那么乐观,我又上了编辑先生一个小小的当。或者说,编辑先生在拣好的说。这是我们很多编辑的习惯性偏好。

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十年内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的是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拉迪是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问题的专家。

问题是,拉迪在说完很对中国人胃口的那句话之后,又来了个“警告说”,“警告”的内容很多,拣其中的一条说吧,拉迪先生说:“中国的银行在发展商业信贷方面动作缓慢。”在国外银行能与其在同等条件下层开竞争前,中国还有五年时间使自己的银行赶上来。拉迪先生的潜台词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中国的银行五年内在商业信贷方面赶不上来,拉迪先生的预言恐怕就只能是预言。

拉迪先生说得很委婉。这篇文章的下面还有两个小标





题,是两则相关信息。这两个标题却远没有拉迪先生委婉,分别为:《入世后短期内面临严峻考验》、《农民对入世缺乏了解》。

“相关信息”的各国专家们毫不客气地说,入世后,虽然“许多娇生惯养、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会有转机,但不幸的是,中国人世正好赶上全球经济衰退。这,很可能造成中国人世的出师不利。

分析人士又“警告”说,“随着国有企业的被迫裁员,以及众多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找工作,中国社会将承受巨大压力。”“中国需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的经济增长点,以便为它的大批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中国人世的头几年甚至几十年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历程。”这些话虽然远没有拉迪先生的动听,却比拉迪先生说得更客观,或者说更切中问题的要害。我们面临的问题远不只是这些,比如大面积的腐败。腐败不除,何以兴国?腐败是国内经济建设的拦路虎、绊脚石,更是“保证入世正常运转稳操胜券”的拦路虎、绊脚石。请问,我们能在几年内清除腐败吗?我们迄今为止到底清除了多少腐败?更重要的是,不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腐败也就只有蔓延之势,难有扑灭之时。这土壤是轻而易举就能铲除的么?腐败不除,入世后路途能顺畅么?

《农民对入世缺乏了解》就不摘文节句了,但可以想象,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对入世的不了解,会给入世后的运作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这是由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决定的,不是几年内扭得过来的。你说,看完全文,我们还乐观得起来吗?

问题是,我们常常抓住外国专家的片言只语沾沾自喜大

做文章,而对于人家“但是”后面的“警告说”则充耳不闻,或者干脆忽略不计。我们早习惯了拣好的说。像我们的这位编辑,视诸多“警告说”于不顾,偏偏拣那么句动听的话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拣好的说自然使人赏心而又悦目,可往往使我们忽略了潜在的危机和问题。等到危机四伏问题成堆时,则往往无计可施。

不过有一点倒是能百分之百地肯定,那就是:哪怕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我们也不会忘了拣好的说。

一支筆小說精粹

